

人物誌

法庭傳譯的工作

「聽一句譯一句，看似一板一眼，像機械式的應對。在港大中文學院翻譯課程助理教授吳雅珊眼中，變成機械人是傳譯的最高境界，因為潮語新詞，日新月異，就算傳譯員是一部人工智能電腦，也要每日更新「系統」，方可確保不會在舌劍唇槍的大狀前「死機」。但翻譯員始終是人，要自願更新，內容就要夠吸引，吳雅珊於是研發應用程式「時彙」，收錄玉石俱焚、雷射筆、起底等時令詞彙，但「壽終正寢」的翻譯，至今仍未收錄，因為她拒絕接受「the bill is dead」屬準確翻譯。」 記者 郭增龍

港大中文學院翻譯課程助理教授吳雅珊表示，法庭傳譯考驗即時反應，挑戰甚大。 郭增龍攝

“如果傳譯做到「人講乜他譯乜」，像機械式程序一樣，要很高水準才做得到。”

# 「時彙」翻譯程式研發人 不收錄「壽終正寢」



因應最近社會事件，「時彙」收錄雷射筆、起底等詞彙。

由吳雅珊統籌研發的中英雙語詞彙應用程式「時彙」，最近獲電影報刊評選為二〇一八年十大健康手機或平板電腦應用程式。其實時彙早已薄有名氣，一七年九月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出席集會時說出一句「殺無赦」後，獲時彙即時收錄，並將其翻譯為「kill without mercy」，一度引起熱話，更被封為「潮語App」，吳雅珊卻不認同這個封號。

### 收錄潮語貼近本地時事

時彙目前收錄近九千對中英詞彙，並不時更新，最近加入的新詞，包括「起底 (doxxing/doxing)、玉石俱焚 (mutual destruction)、快閃 (flashmob) 及雷射筆 (laser pointer) 等，的確是貼近本地時事。不過，網民最近常用的「popo (網民對警察的「暱稱」)」、甚至是「我覺得自己是零」等使用多時的潮語，時彙卻查無此字。這也是時彙之所以不叫「潮彙」的原因。吳雅珊要做的，是緊貼時事，提供中英翻譯，「潮」不過是副產品，「英國脫歐出現不少新詞，我們當時也有收錄，而最近加入的玉石俱焚及雷射筆，本身不是新詞，但我們沒有收錄過，於是也放進去。」

準確是吳雅珊對翻譯的要求，翻譯系畢業的她，九四至九五曾擔任法庭傳譯。很多人以為翻譯只是聽一句譯一句，只要中英文根底好，就能駕輕就熟，她笑言：「如果傳譯做到「人講乜他譯乜」，像機械式



「時彙」獲電影報刊評選為一八年十大健康手機或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程序一樣，要很高水準才做得到。」

### 法庭傳譯追求「信達雅」

吳雅珊分析，語文根底好可令傳譯對答流暢，惟法庭傳譯要在法官、律師、被告你一言我一語的電光火石間，達到翻譯所追求的「信達雅 (即符合原文、通暢達義及用字優雅)」，背後要有豐富的中英對照詞彙認識。她笑言過去於北九龍裁判法院擔任傳譯，要記熟大廈的中英文名，就要花一輪苦功，「你知道牛頭角花園大廈的孔雀樓，英文是甚麼？是Hung Cheuk Lau，全音譯，之前未見過不會翻譯得準確。」

她擔任法庭傳譯的年代，中文審訊模式開始普

## 裁判法院工作減 新人無發揮求去

隨着中文審訊普及，法庭傳譯於裁判法院的工作大減，惟吳雅珊慨歎，司法機構堅持新人要由裁判法院從低做起，變相投閒置散。

吳雅珊指出，目前裁判法院已接近全中文審訊，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相比之下，有較多機會需要法庭傳譯協助。然而，司法機構仍維持過去的做法，要求新人需要在裁判法院累積一定年資後，才可以轉往較高級別的法院工作。結果，她觀察到不少新人眼見在裁判法院苦無發揮機會，紛紛離開，她擔心如制度不改，法庭傳譯將會青黃不接。

她建議調配部分新人到區院協助，甚至到區院協助或旁聽資深同事的工作，「旁聽都比留在裁判法院沒事做還要好。」



及，法官、律師不少是土生土長港人，具有一定中英文水平，「在七十年代，法庭傳譯可以是法庭內唯一具備雙語能力的人，權力可以很大，亦無人知道他翻譯得準不準確。」直至近年，地區裁判法院幾乎以全中文審訊，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都有不少人以中文答辯，包括在一四年被高院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等五項罪名成立，判監七年半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他畢業於港大，主修翻譯及英國文學，是吳雅珊的「大師兄」，但在庭上也選擇講中文。

### 保留文字歧義才是專業

中文字句內易有歧義，一句「無着衫」，既可解作全裸，亦可以只是沒穿上衣，半裸亦未知是否說得上。吳雅珊憶述，法庭傳譯的翻譯方式，有時更會被控辯雙方律師挑剔，「『我幫他買白粉』這句話，到底是向他買毒品，還是幫助他買毒品？當中的分別，就代表被告到底是藏毒抑或是販毒，刑責相差很遠。傳譯的選擇隨時影響控罪，律師自然會咬住我們的用字不放。」

既然如此，傳譯員當如何選擇？吳雅珊的答案是，不用選，兩個意思也說出來，保留文字的歧義，才是傳譯的專業，「我們不應該向證人提問，弄清真正的意思，因為盤問是律師的職責。」

### 沙士停課 着學生結集詞彙上網

要做好傳譯工作，吳雅珊每日保持雙語思考，周末行山也駐足留意指示牌及植物旁邊的簡介，一旦發現新詞，即時用手機拍下，成為教材。時彙的雛形，早在〇三年沙士期間出現，她憶述，當時政府宣布全港學校停課，為免浪費光陰，她要求學生停課期間，搜集與沙士有關的中英新聞詞彙，結集於學校的網上平台，分享成果，其後從新聞中抽取中英詞彙，更成為每年學生必做的功課。直至一四年，吳雅珊連續取得資助，製作具備搜尋功能的網頁，並設計應用程式，未來會提供廣東話、普通話及英文讀音，更接受市民提供新詞的中英文翻譯，增加互動。

時彙講求貼近時事，但上月特首林鄭月娥以雙語說出《逃犯條例

壽終正寢，這句成語在時彙搜尋，卻查無結果。既然特首也說，壽終正寢就是「the bill is dead」，吳雅珊為何不用？她認為，壽終正寢有安詳離世的意義，比起單純死去，多一重意義，「壽終正寢最起碼也要譯作 die peacefully，如果跟特首的翻譯，一定有爭議，最後決定不收錄了。」咬文嚼字這回事，學者比官員更有堅持。



隨着中文審訊普遍，裁判法院案件甚少需要法庭傳譯。



吳雅珊 (左一) 不時帶學生到法庭旁聽傳譯的工作。 受訪者提供